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原村新年仪式的变迁

张岳 著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原村新年仪式的变迁

张岳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最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原村新年仪式的变迁 / 张岳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3

ISBN 978 - 7 - 5130 - 6065 - 3

I . ①在… II . ①张… III . ①春节—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 ①K89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9202 号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集中了众多仪式的节日，春节是社会性生成的，它表征了社会结构，也参与了社会结构的构建。考察春节意义（表现为“年味”）与仪式的变迁，当放诸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进行。原村春节仪式的变迁，包括集体性仪式在减少，主体单位在缩小，理性化成分在增加，年味在变淡等，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是身边的国家力量、市场机制、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等诸种因素各自变化并重新组合的结果。

责任编辑：石红华

责任校对：王 岩

封面设计：臧 磊

责任印制：孙婷婷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原村新年仪式的变迁

张 岳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100081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30 责编邮箱：shihonghua@sina.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9.75

版 次：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6 千字 定 价：46.00 元

ISBN 978-7-5130-6065-3

出 版 权 专 有 侵 权 必 究

如 有 印 装 质 量 问 题，本 社 负 责 调 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传统”“传统的”与“传统性”	1
第二节 “现代性”概念及其理论	8
第三节 “年”或“春节”:时间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	18
第四节 仪式与变迁	26
第二章 “原村”社区	33
第一节 自然环境、生计方式和村中人	35
第二节 家、“分家”与“弱化”的宗族	41
第三节 困于一村之内的、“纯粹的”民间组织	46
第四节 “身边的国家”及其人格化	51
第五节 社区中的舆论系统	62
第三章 走出“地方性”:流动、信息与眼界	70
第一节 流动、生活半径和社会交往	72
第二节 电视、网络以及其他信息渠道	80
第三节 指向外界的、“现在时间”的眼界	84



第四章 原村春节仪式及其变迁	88
第一节 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仪式	88
第二节 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仪式	99
第三节 跨村庄的春节仪式	107
第五章 春节仪式变迁的原因	117
第一节 原村春节意义与外在形式的变化	117
第二节 变迁原因：身边的国家、市场与社会	125
第六章 春节仪式的变迁趋势	138
第一节 春节与“文化遗失”	138
第二节 春节可能的变迁趋势	142
参考文献	146

“传统”一词的本义是“传下来的典故”，即“典故”。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中，“传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传统”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传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传统”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传统”“传统的”与“传统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流逝不仅仅会造成个体生命层次上的消亡与更替，还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如文化传承与文化危机、文化遗产保护、人口老龄化、代沟，等等。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不得不解决由于时间流逝和世代更替而造成知识、规范、秩序等方面断裂、更新与传承问题。

传统即是人类社会应对这些社会问题而自然产生的一种方法。从本质上说，传统是在时间流逝和人类社会世代更替中出现的一种被传承的客体，同时也是解决传承问题的一种方式。所以，传统既是一种具有一定客观性的、被传承之物，也是一种解决传承问题的方法。通



过传承传统，人们能够在客观上部分地传承过去的知识、规范和秩序，在主观上将自己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人们在客观上传承了过去的胜迹、羊公碑以及关于羊祜的知识，同时也将自己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所以才会有与过去的前辈相对的“我辈”自称以及“读罢泪沾襟”的举动。

但是，传统从整体上被人们意识到，传统的传承成为一个“问题”或“被问题化”，乃是近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在近代以前，传统的传承几乎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人们多秉承着“实质性传统”的态度，“赞赏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深深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世传的范型看作是有效指导”^①。虽然并不能说近代以前的社会是被传统完全统治的社会，但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人们的知识与态度之来自传统的程度，以及社会秩序受传统支配的程度，是大大高于近代以来的社会的，至少在后者中，兴起了更多的“反传统主义”思想，例如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等等。^②但也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传统在受到更多的责难、批判和背叛的同时，也受到更多的有意识的关注、拥护与践行，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从传统中吸取营养、获得能量，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对传统的“毁誉参半”的时代。例如，人们对于一些传统风俗、价值观念、行事方式等不屑一顾，如“重男轻女”的价值观；同时，却又对一些传统的技艺、艺术等比以往更为珍视，如传统书法。

事实上，不管人们对于传统的态度如何，是激烈批判的“毁”，还是热烈拥抱的“誉”，也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传统的存在，将传统的传承“问题化”，传统实际上从整体上说是不会被完全消除的，传统永远

^①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 页。

^②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09—318 页。

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始终在自如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因为传统本身是一种解决时间流逝和人类社会世代更替而造成的诸多问题的一种机制，除非人类能够打破自身世代更替的生物规律，或者在某一世代完全另起炉灶，传统就会持续存在下去，而因为前两点人类都不能够做到，所以传统于人类社会而言是永恒的，也是必需的。

第一位从整体上系统论述传统的学者希尔斯曾经总结了传统的稳定性和不可或缺性的原因，他认为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者，传统具有既定性和不可超越性，传统是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和背景，传统先于每个时代的人们而存在，也让每个时代的人们接受最基本的社会化，使之成其为人。二者，传统关联着人们的现实利益，传统的守护和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人们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如通过弘扬传统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三者，传统与认同密切相关，人们常常通过传统来标识、构建和认可自己的身份。例如，通过构建和认同于民族传统，人们标识和获得自己的民族身份，许多的传统，如本书所讨论的春节，被认为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者，传统可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性，传统的知识、规范可以指导人们在相同或相似情境下的行动，而不必再寻找替代方案。最后，传统自身拥有一定程度的神圣性，凝聚了人们的情感，因为穿越了时间的传统，时间久远本身就可能成为其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来源。❶

那么，如果要给传统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什么是传统呢？我们认为，所谓传统，就广泛的意义而言，就是指跨越了时间和世代更替而

❶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0—275 页。



传承下来的事物。从词源上说，“传统”的拉丁文为“*traditum*”，指的就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务”。英文“*tradition*”一词的最基本的含义也是如此。在古代，汉语中的传统一词是一个相对狭隘的概念，常常指的是传承特定的“道统”“治统”，即传承某种思想或传承帝王统治，如传承儒家孔孟道统。之后，传统的含义变得宽泛起来，逐渐将世代相传的许多事物都包含在内。因此，就此宽泛意义而言，“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①，“传统——代代相传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物的形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它可以是建筑物、纪念碑、景物、雕塑、绘画、书籍、工具和机器。它涵括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事物。”^②

但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过去代代相传的事物”所指的时间到底有多长，是三五十年、一二百年，还是千年以上？到底一个事物，包括物质实体、信仰、惯例、制度等，传承了多久才能算得上或被认为是传统呢？很明显，根据定义，时间上至少应该是超过一个世代以上，因为传统是“代代相传的事物”，是人类社会为超越时间和人类世代更替而提供的一种问题解决方法。那么，传统就是指两代或两代以上传承下来的过去的事物。希尔斯将时间进一步进行了延长，他认为，“一种范型要被延传和继承多长时间，才能作为一个持续的实体被看作是传统呢？我们不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但“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信仰或范型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③同时，希尔斯也解释了“代”的含义，他认为，“代”并不仅仅指的是人生更替的世代，而是指前后相续的任何两个群体，所以“代”或“世代”本身的时间长短不一，

①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②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③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以一所学校为例……谈论教师的方式，或一种游戏的玩法，用年数计算，也许是很短暂的，但是，对其接受者来说，它可能是一种‘老传统’。一旦在 10 年或 15 年内经历了从两年级学生到一年级学生这样 10 或 15 次的延传，在其继承者看来，它就是‘自古有之的了’”。①

总而言之，传统就是超越了时间流逝和人群更替而被传承下来的、过去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信仰、惯例、制度等，通常情况下应该被两代或两代以上的人群前后接续地传承若干次，而就其本质而言，传统是一种解决由于时间流逝和人群更替而产生的诸种问题的一种方法。

以上所讨论的“传统”，是一种“名词意义上”的传统。在汉语中，我们在使用传统这个词语的时候，有时候将之作为一个属性词，一个形容词来使用，例如，当我们说传统思想、传统工艺、传统剧目、传统剪纸、传统节日之类的短语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说“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思想、“传统的”剧目、“传统的”剪纸、“传统的”节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指的是由过去传承下来的、与过去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由传统的规则支配的”“具有传统风格的”或“由传统技术造成的”这样的含义。“传统的”可以用来修饰和评价人，指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服从传统规范或具有传统风格，也可以用来修饰和评判风俗和物品。在使用上，“传统的”常常与“现代的”或“现代性的”相对，人们常常以之将人和事物归类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暗示“传统的”人或事物是与“前近代社会”紧密相连的，而“现代的”则是归属于今天的。而且，根据不同人的价值观念的不同，以及情境的不同，这种暗示所具有的价值评判也不同，那些对传统持有正向评价的人们，或者当人们处于需要某种传统的情境

①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 页。



中的时候，如表达自己的民族自豪感的时候，人们会对“传统的”人和事物持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是宝贵的、不可或缺的和应该保存并传承的，而那些对传统持有负面评价的人们，或当人们处于需要蔑视传统的情境中时，如表明拥抱社会进步的决心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传统的”人或事物是落后的、无价值的、起阻碍作用的以及需要抛弃或改变的。另一个词汇“传统性”的内涵大致与“传统的”相似，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传统性”这个概念的“难以界定众所周知……‘传统性’约略指文化中那些能使人发现这个民族独特特性的、与其过去血脉相连的方面，涉及民族独特的哲学、宗教、语言、民情风俗、审美惯例和神话等。”①

本书讨论“传统”“传统的”与“传统性”，与本书的主旨有关。本书认为，春节既是一种“传统”，也具有“传统的”内容，其中的仪式具有一种“传统性”，特别是在本书所调查的、属于乡村地区的“原村”里的春节中。所以，本书所要讨论核心议题就是，作为中国汉族的一种重要传统的春节，其传统性的内容，特别是其中的传统性的仪式，是如何发生变迁的。

对传统的变迁问题，希尔斯也曾经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传统变迁的原因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具体来说，在传统的内部，存在着“理性化”“效果考验”“信任和情感的改变”“克里斯玛人物”“各种反传统主义的传统”等因素，可能造成传统的变迁。

所谓“理性化”指的是，“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与传统内部的潜力相遇时”②，在传统内部，人们发现传统有进一步修正的可能性，于是，人们不断地对传统进行弥补、改进和完善，使其不断地理性化，具有

① 王一川：“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危机——‘寻根文学’中的中国神话形象阐释”，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②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更高程度的清晰性和内在的连贯统一。

所谓“效果考验”指的是，传统常常不断地被其拥护者所检验，如果传统不能够通过检验，并不能够让其拥护者获得传统所宣称的后果，如拯救或幸福，那么传统就会发生变迁，“各种信仰的传统也经历了变迁，这是其信徒对它们所提出的主张进行检验的结果。”①

所谓“信任和情感的改变”指的是，人们对于传统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信任和情感发生改变，因此，人们对传统产生疏离感，与之切割，甚至会放弃传统。

所谓“克里斯玛人物”，指的是由于具有克里斯玛的大人物的出现，由于其想象力和巨大的能力、能量，在其推动下，传统可能发生裂变，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例如，由于耶稣的出现，基督教脱离出犹太教传统，而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所谓“各种反传统主义的传统”指的是，在传统的内部，存在着以反对传统为核心主张的传统，如反规范主义、虚无主义、科学主义、进步主义等。这些反传统的传统对于传统变迁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它们并不能够完全脱离传统或消灭传统，而且它们本身也成为了传统。

导致传统变迁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与他者互动”和“外部环境变化”两类。所谓“与他者互动”指的是，在与不同群体不同传统的接触中，可能在彼此借用、对抗、冲突之中造成传统自身的变化。所谓“外部环境的变化”指的是，传统因为它们所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传统为了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它们在其中运作，并依据其进行导向的那些环境”②，这些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等。

①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97 页。

② [美]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5 页。



总体来说，虽然希尔斯对于传统变迁的讨论相对详尽，但基本上仍停留在现象层次上，这与社会学在讨论传统变迁时，将之与权力、市场、民族、阶层等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差异。

第二节 “现代性” 概念及其理论

现代性是以“现代”为核心的一个概念，与“现代的”“现代化”“现代主义”等词语一样，都是表达某种与“现代”的密切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在环绕‘现代’概念的语义丛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无疑是较晚近才形成的‘现代性’一词。……现代性广义地意味着成为现代（being modern），也就是适应现时及其无可置疑的‘新颖性’（newness）”^①。就此而言，“现代性”在使用上是与“传统”“传统的”或“传统性”相对的一个概念。许多时候，人们在描述和评判某个或某些人或事物的时候，使用“传统”和“现代性”作为两端，为之设定一个连续统。例如，人们会说某种小说写作风格是传统的或者是现代性的，或者说处于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本书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作为“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等概念的核心，“‘现代’（modernus）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意思是要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②自此以后，“现代”一词在西文中就成为了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概念，“打那以后，‘现代’一词在内涵上就有意识地

^①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251页。

^②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现代’一词在欧洲被反复使用，尽管内容总是有所差异，但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义。”❶ 但这时的决裂是以更远的过去时代为仿效榜样的，即以回到更远的某个过去时代来与刚刚过去的时代决裂，只有到了 18 世纪末，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现代”不再以效仿某个更远的时代的方式来与新近的过去决裂，而是以立足自身和面向未来的方式与过去决裂，“这样，‘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它是彻底面向未来的。”❷

单就“现代性”这个围绕“现代”的术语之一而言，其流行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这个词从 17 世纪起在英语中流行，将近 18 世纪结束时霍勒斯波尔首次将它用在美学语境中”。“在法国，根据主要的法语历史词典，‘现代性’（modernite）只是在 19 世纪前半期才被使用。”❸ 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在哈贝马斯看来，主要来自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了哲学讨论的主要议题。自黑格尔以降，哲学通过关注“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关注到并讨论现代性，而在“20 世纪初，哲学和社会学之间出现分工”❹，“现代性”成为社会学讨论的最重要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虽然“社会学是涉及很广又分歧甚多的学科”❺，但“我们 also 可以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代性’（modernity）的一套知识”❻，社会学经典

❶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0 页。

❷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1 页。

❸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0—251 页。

❹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5 页。

❺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 页。

❻ 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6 期。



时期的学者们，如马克思、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等，其理论的核心几乎都涉及对当时到来的“现代性”的理解和阐释。到了20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兴起”，哲学与社会学的分工终结，后现代主义“使用的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理性化批判概念”❶，“采用哲学批判和审美批判，而不是社会学批判”❷，对现代性继续进行讨论和批判，讨论的“中心从社会经济学的决策和政治决策转移到了文化现象上面”❸。总而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和批判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的“主力”，先是哲学，后来是社会学，再后来是哲学与社会学。

如果暂时抛开哲学，单就社会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学学者对于“现代性”的讨论有两个高潮时期。

一个高潮是经典社会学时期，当时的社会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们，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滕尼斯、齐美尔等人，他们关注和讨论现代性，是因为他们身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他们深刻觉察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与这之前的传统社会在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例如，“生活世界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失去了其一系列特征，比如亲近感、透明度、可靠性等”❶，由此，他们“立足于社会解体的经验和对普遍主义规范的破坏”❷，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各自从不同的角

❶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❷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❸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❹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❺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度来定义、理解和解释这个现代社会，如马克思提出和深入论述了资本主义，韦伯提出了“合理化”的概念，涂尔干主张“工业主义”。他们有他们的经验基础和深刻的立场，但由于时代局限以及他们与事实太近的缘故，他们的理论有许多模糊和可商榷的地方。例如，他们的讨论都有简化论的倾向或者说是缺点，“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那些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引申出来的观点，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①。这一时期所讨论的“现代性”被称为“古典现代性”^②或“早期现代性”^③或“固态现代性”^④。

另一个高潮是后现代主义兴起以后，社会学领域里的一些学者重新开始审视我们的时代及其特征，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之再成为人文学界与社会科学界论述的主题，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之兴起有微妙的关系。正因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挑战，开启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论辩”^⑤。在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发出了“现代性终结”的宣告，“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的视野已关闭，它的精力已耗尽——即是说，现代性已过时了”^⑥。面对这样的宣告或观点，不少社会学者，如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等，提出了对于“现代性”的新的理解，重新剖析也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了“现代性”。例如，哈贝马斯提出了“新古典主义的现代性”和“交往理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②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④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⑤ 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⑥ 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性”，吉登斯提出了“晚期现代性”，鲍曼提出了“流动现代性”。

具体来说，在经典社会学时期，马克思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来设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路线与阶段，由此认为，现代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是“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表现为资本与雇佣自由劳动的结合，通过看似自由的劳动契约的形式，资本获得了自由劳动力，通过生产、销售、消费等经济环节，资本获得了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从而获得了自身的保值和增值。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道德等也呈现出“资本主义”特征，是一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

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以“合理化”为核心的，也就是以“目的理性的普遍化和制度化”为核心。韦伯认为，存在着两种社会，一种是陷在传统的罗网中的社会，一种是现代社会。韦伯虽然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秩序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承认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因素，但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解释更为多元，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这包括新教伦理、自由劳动、公民身份、官僚体制国家、可计算的法律等。^① 特别是新教伦理，它让原来在传统社会中受到普遍贬抑的“目的理性”获得了正向价值，“新教伦理培养起了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并进而确保目的理性行为方式能够扎根到价值性当中”^②。由此，更进一步，韦伯认为现代

^① 兰德尔·柯林斯：《韦伯晚年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化》，载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威特伯格主编《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瞿铁鹏、姜志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7页。

^②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